

Mandarin – 普通话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故居



欢迎来到曼彻斯特普利茅斯街道 84 号。150 多年来，这所房子一直与其最著名的住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她在 1850 到 1865 年期间曾居住于此。

这座房子，现为二级建筑，于 1835 至 1841 年间兴建于当时发展中的曼城边缘地区。作为理查德·连恩郊区开发计划的一部分，是现存为数不多、风靡当时的摄政风格建筑。

伊丽莎白居住在此期间撰写了她几乎所有的著作，包括《克兰福德》、《露丝》、《南方与北方》《妻子和女儿》。她还撰写了她的挚友生平《夏洛蒂·勃朗特传》，以及许多内容生动活泼的信件。

造访过此地的名人包括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查尔斯·狄更斯、约翰·拉斯金，美国废奴主义者和小说家哈丽叶特·比切·斯托和音乐家查尔斯·霍尔。

威廉和他的两个未婚女儿梅塔和朱丽亚在 1865 年伊丽莎白去世后仍继续住在这所房子里。1913 年梅塔去世时房子被出售。

我们有一栋房子……它实在是一座美丽的房子…我必须尽可能试着让这房子给别人带来快乐。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 1850 年写给她的朋友伊莱扎·福克斯的信中这样提到。

我们只有极少数属于盖斯凯尔本人的家具，但房子里的其他家具都来自于那个时期。窗帘和松套的印花棉布是根据 19 世纪 50 年代的设计印制而来。地毯使用了哈利法克斯一家磨坊保留下来的维多利亚式图案精心编织而成。出自于本地的壁炉可以追溯到房子建成的 1840 年期间。此外所有灯具都是由煤气转换成电路。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还原了墙壁的原始色彩和墙纸风格。

伊丽莎白和她的丈夫威廉搬到普利茅斯街道时，他们的大女儿玛丽安 15 岁，最小的女儿朱丽亚 3 岁。另外两个女儿，梅塔 13 岁，佛罗伦萨 7 岁。起初他们都在家接受教育。日常家务由五个仆人负责，其中包括伊丽莎白夫人的侍婢安·赫恩。今天，我们希望您能够体会到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见证这座伴随伟大作家成长的建筑。



Outer Hall- 外厅

如今，参观者就如同 19 世纪 50 年代盖斯凯尔家的客人一般，沿着同样的台阶步入前门。房子的外观一如昨日，庄重、坚固。据说这座房子曾经充满了欢声笑语，喜迎八方来客。宽敞的走廊无疑是用来招待主人家的众多访客。大厅和内部房间通过几扇门隔开，让主人有了一定的私人空间。在当时，威廉的学生可以在门前内的书房门口等候。



Morning Room- 晨室

晨室用来捕捉清晨的阳光。这个房间面向东南，可能因为日照充足、明亮，最初被设计成一个用于早餐和晨间活动的房间。当盖斯凯尔一家搬进这座宅子时，这个房间被用做了日间托儿所和教室。到了 1859 年末，玛丽安已经到了适学年龄可以外出上课，而她的妹妹们则由父母和家庭教师在家中授课。



Study- 书房

书房中整齐地摆放着排排书籍，很容易联想到当时威廉坐在书桌旁工作或是在火堆旁阅读的场景。伊丽莎白曾笑说，威廉把房子弄得“热的要命”。在 1855 年的伦敦旅行中，她找到一张桌子，用作威廉的“图书桌”：‘桃花心木，每侧有 3 个大抽屉，深绿色的皮顶，五尺六寸长。’花费了 6 英镑。与伊丽莎白不同，威廉更愿意关上房门，远离喧嚣，专心致志在书房工作。



重建盖斯凯尔图书馆

最新研究表明，主人当时把房间漆成了中期橡木纹理。通过“漆木纹”技术，如今这个房间被完整重现。书架上摆放着我们已知或者认为盖斯凯尔家曾经拥有或阅读过的书籍。通过各种史籍和文学资料，我们重建了盖斯凯尔的藏书，其中包括梅塔去世后出售的 1914 册数目，伊丽莎白作品和书信中的参考文献，以及从坡提科图书馆借阅藏书和期刊记录。如同所有图书馆一样，盖斯凯尔图书馆的规模尚不完整，这也是故居持续研究的一部分。

我们拥有超过 1000 本馆藏图书放置在书房，您可以取阅大部分书籍。

Drawing Room- 起居室

像很多家庭一样，刚搬进新家时，盖斯凯尔一家无法一次性担负装潢所有房间的支出，在一段时间里，起居室没有被使用。到了 1853 年初手头稍微宽裕时，他们购置了一架“布罗德伍德小型三角钢琴”，房间的布置初见雏形。几年后，在 1859 年，更换了椅套。伊丽莎白在写给朋友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的信中提到：“是的！我们将起居室的座椅和沙发都装上了全新的印花棉布套。如此美丽、娇小的白底玫瑰和康乃馨花卉图案。其他家具都摆放整齐。我们在生活中的点滴里收获了一些美丽的小玩意儿（比如在海德堡集市上的两片雕刻着黑森林的壁架）。但是你会乐意听到我们还没有足够的钱去对房间做太多大的改变。事实上，我认为即使有经济能力也不该沉迷于此。”在这个房间，伊丽莎白为客人奉茶，听女儿们弹琴，缝补衣服，有时还会在

壁炉架上匆忙写信。现在用于窗帘和椅子的印花棉布套复刻于 19 世纪 50 年代兰开夏郡印制的图案。



Dining Room- 餐厅

当盖斯凯尔一家初入普利茅斯街道时，伊丽莎白把这个房间称为“餐客厅”。直至后来他们能够负担起居室的布置，这里一直作为用餐兼普通会客的场所。

在日常闲暇消遣时，即使盖斯凯尔家的餐桌很大，足以坐下 20 位客人，要容纳所有人所有东西也显得有些拥挤和拘束。

今天，餐桌上摆放着一份家庭午餐，含两道主菜：汤和烤肉。伊丽莎白将汤端上桌，另一边，威廉在切着烤肉。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分顺序上菜仍是一个新奇玩意儿，这种餐桌礼仪反映了当时“旧式”的饮食风格，被称为“法式就餐”。

窗前的圆桌是当时伊丽莎白最喜欢写作的地方。到访者会很快发现，伊丽莎白并没有在安静的环境下写作，而是在繁忙的家务琐事中穿插创作，伴随着孩子的啼闹、访客和仆人的打扰。或许她钟爱的花园和温室（已拆除）在当时给她带来了些许慰藉。

Inner Hall and Staircase- 内厅和楼梯间

尽管这所房子对两人而言大了些，但在 1884 年，梅塔和朱丽亚的父亲去世后，他们并没有搬出去。相反，他们宴请来到曼城的亲朋好友和外来访客，这样热情好客的举动远近闻名。《曼城卫报》曾把这所房子形容为“一个充满阳光、温暖人心的港湾”。姐妹俩的会客厅是“接近曼城文人雅士圈的捷径，几乎无法想象其他任何地方在当时能够有这样的地位。”

姐妹俩从欧洲度假归来，带回了纪念品和艺术品，有一部分捐赠给了文化组织。其中，德拉罗比亚赤陶陶俑雕塑器于 1898 年在惠特沃斯研究所及公园展览（现在安放在起居室的门沿上方位置），家中墙上挂着梅塔收藏的丢勒的绘画作品。这些艺术品如今重聚在楼梯的墙上。



Basement- 地下室

这是家庭烹调、洗涤、熨烫、抛光和缝补的场所。地下室平铺着石板，墙面颜色有些廉价。现在茶室的位置在过去是厨房，仆人们在煤灶上做饭，烧水。墙壁每年都会粉刷，除去烹调产生的污垢，让房间看上去更加敞亮。厨房的后部，一条烟道通过加热将暖气输送到大厅。厨房旁边是仆役室，主人就餐结束后仆人们会在那里用餐。地下室中除了常规的储存酒、煤的空间和洗衣房，其他空间的功能尚不清楚。

The Garden- 花园

位于普利茅斯街道的花园对于伊丽莎白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她可以种植两种花卉的地方，既有感官享受，又能给家庭带来健康。同时，她可以在这里获得真正的释放（“没有束缚”）远离社会的条条框框。多年来，她经常写信给她的朋友和家人，像一个普通园丁一样，告诉亲朋好友自己的种植成败。她种植的“常见花”包括风信子、康乃馨、剪秋罗、风铃草、“山牵牛”和剑兰。对于蔬菜，她毫不懈怠，尽管豆类“反响不佳”（可能是黏土的问题？），所以之后她尝试了豌豆。其他自家种植的蔬菜包括水芹、萝卜、莴苣和花椰菜。除了种植蔬菜之外，盖斯凯尔养殖了家禽和猪，以便获取新鲜的鸡蛋和培根。伊丽莎白还买了一头奶牛（“多棒的宠物”），放在隔壁的田里吃草，牛奶和黄油也能自给自足了。



